

多维视野中的 沈从文研究

黄高锋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多维视野中的 沈从文研究

黄高锋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研究 / 黄高锋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7(2019.1重印)
ISBN 978-7-215-11636-8

I. ①多… II. ①黄…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844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53千字

2018年7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2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序 言

2017年5月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温儒敏主编)一书对大学生的文学经典阅读情况进行了最新调查。调查显示,大学生心目中的现当代文学大师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冰心、金庸、张爱玲、郭沫若、林语堂。与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排位相比,排名发生了极大变化。巴金、老舍名次提升,郭沫若名次下滑到第9名,而茅盾和曹禺则分别位列第11、14名。这个排名耐人寻味。但沈从文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则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不断提升。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称沈从文作为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引言中则认为“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在作家汪曾祺心目中,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还有谁比沈先生成就更大?”再看近年来的一系列文坛排名:1994年,学者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其小说卷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舆论哗然。在文库的小说家排名中,沈从文排名第二。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1期)一文中写道:“在鲁迅

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沈从文在全体现代作家中排名第三。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2005年,由新浪网读书频道和北京燕山出版社联袂推出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沈从文仅次于鲁迅、张爱玲,名列第三。尽管每一次排名总伴随着争议声,但各种排名有一个较为共性的现象,就是沈从文名列前茅。沈从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国际知名度极高,甚至两度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沈从文研究走过将近一个世纪,其间断断续续,或隐或显,或兴或衰,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星星点点到蔚为壮观的一个过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沈从文研究,应该说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热点,至今方兴未艾,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代表性论文、论著。沈从文研究是一个说不尽的命题,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格局。今天阅读、研究沈从文的意义,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沈从文,走进沈从文的思想世界和心灵深处,欣赏、品评其文学作品,领略其人其文的独特魅力,廓清迷雾,消除误解,给予客观公允的文学史评价。另一方面,对后世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意义,继承和弘扬沈从文文学传统,丰盈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境界。

“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之一,促人深思,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沈从文现象”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同于“鲁迅现象”,不同于“郭沫若现象”,不同于“周作人现象”,不同于“何其芳现象”,也不同于“赵树理现象”等。这种独特现象第一层内涵是易代之际的决然自杀。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

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并建立新政权。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发生了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种新旧大时代变革面前,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悸动和思想阵痛。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三个问题困扰着沈从文,让他纠结于心。去还是留?生还是死?写还是不写?在内外压力的交织之下,沈从文决然自戕。这种现象第二层内涵是内外交困的“转业转行”。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甚至心怀宗教般虔诚信仰的现代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主客观诸多复杂因素,孤独自戕,以至最终忍痛割爱,转业转行,在令人唏嘘感叹的同时,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这种现象的第三层内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沈从文热”。“沈从文热”可谓持续久,影响广,前景开阔。这个曾经被打入低谷、受到批判、备受冷落的现代作家,如“出土文物”,如“一只不断看涨的股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沈从文创作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评价的黄金时代则是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在众多现代作家中,如此特定历史环境下像他选择自杀的好像还没有,像他最终“转业转行”的恐怕也是少数,像他这样经历了从低谷到巅峰的大起大落文学评价的也没有第二人。“沈从文现象”,关系到沈从文的创作和人生命运遭际以及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阅读沈从文文学的同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究竟是什么?为何至今仍然薪火相传,绵延不断?我觉得,这种文学传统至少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点,他是人性论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人性描写高度、深度、广度和持久度非沈从文莫属。从高度上看,它关涉人的重造、社会重造、国家重造和民族重造,“为人类远景而凝眸”。从深度上看,他对人性有着独特的认知,他要建希腊小庙,在神庙里供奉人性。为此,他关注人性、思考人性、表现人性,既歌颂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也表现人性中的神性之美,即便在湘西

土匪、娼妇身上也能挖掘人性的存在。同时,他也对人性的堕落、扭曲、异化和泯灭进行批判和鞭挞。他尤其发现了都市人,特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身上的“阉寺性”(阴性人格),进而呼唤年轻人身上的“血性”。他追根溯源,洞悉到了人性扭曲压抑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从广度上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沈从文丰富而辽阔的文学人物长廊中,人性成为他的一个视角、尺度和切入点。这里既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黯淡。人性的复杂尽在其中。从持久度来看,沈从文矢志不渝,怀了宗教般的信仰,具有堂吉诃德的倔强,一生以“人性的治疗者”为己任。在一部 20 世纪人性文学史中,沈从文毫无疑问要处于扛鼎地位。第二点,在乡土文学发展的源与流上,沈从文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他还开辟了乡土文学发展的新局面。沈从文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他的作品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我认为,20 世纪的乡土文学发端,可分为现实和写意二脉。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一脉,由鲁迅开风气之先,经由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乡土文学作家继承开去,形成主流。如许钦文公开表示鲁迅对自己的影响:“至少,他是我的私淑老师。我可以算作他的私淑弟子。”(《〈鲁迅日记〉中的我》)乡土文学写意风格,由废名、沈从文发源延展,形成潜流。特别是在小说文体上,沈从文是现代乡土抒情写意小说的集大成者。他将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现代乡土抒情写意小说到了沈从文这里,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波光粼粼的渊潭湖泊,呈现蔚为壮观之势。第三点,沈从文还是现代文学牧歌传统的开创者,别具一格。牧歌这一西方文学传统,经与中国古典田园文学融汇,在中国语境里有了新的表达,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沈从文的田园牧歌文学,让中国传统田园文学作品,在现代中国焕发出了别样的姿彩。沈从文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可以列举一个长长的名单。汪曾祺是公认的继承沈从文文学传统衣钵作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

作家。另外,像萧乾、黄永玉、贾平凹等。河南作家刘庆邦在被问及对其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时说,自己比较喜欢沈从文甚于鲁迅。湖南乡土小说创作有两大传统:“沈从文传统”和“周立波传统”。这两大传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作家中得以传承。像湖南作家古华、何立伟、韩少功等都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还影响了一些大陆和港台的影视导演,如贾樟柯、侯孝贤、梁朝伟等。享誉英文文坛的当代著名女作家拜厄特也自称受其影响,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短篇”。

我一直觉得,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鲁迅和沈从文都有关于两个时代的划分。鲁迅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在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过人的资格,提出无非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沈从文从自身的诗性生命体验出发,提出了“神之尚未解体的时代”和“神已经解体的时代”。细读两位作家,我们可以发现,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国历史洞幽烛微般的审视,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犀利体认,对于国民劣根性不遗余力的批判,都证明着他的卓识和非凡。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篇篇杂文,像匕首,像飞刀,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姿态,卓然独立,凌霜傲雪。沈从文则不一样。由于家庭环境、文化教育背景和社会人生阅历的迥异,沈从文和鲁迅性格差异很大。与鲁迅的清醒现实主义相比,沈从文是一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幼稚”不是贬义,“幼稚”是因为他所执着追求的理想在中国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合时宜,在人类的僭妄和愚昧面前,书生气太浓。唯其如此,更显示其伟大卓越处。沈从文的真正伟大处就在于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独立不依,能够穿越古今时空隧道,不受时代羁绊,至今仍闪烁着永恒的人文智慧光芒。如果说鲁迅让我们时刻不忘责任与担当,关注黑暗与当下,沈从文则让我们明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求诗与远方。

“鲁迅精神”众所周知。我想,与鲁迅相比,沈从文身上又蕴含何种

精神?我认为,“沈从文精神”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精神”之外的另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涵:一是自学成才的坚忍不拔精神。二是堂吉诃德式的文学理想主义精神。三是从“思”出发的理性批判精神。四是求新求变、兼容并蓄的艺术创新精神。五是饱含赤子之心的忧国忧民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今天重铸国民灵魂,塑造国民性格,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的成人、成长、成才、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沈从文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导师,说这句话一点也不过。

沈从文是植根于湘西地域文化深厚土壤,充分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承纳了西方文化的雨露,而孕育出的独特“这一个”。“沈从文既未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又未系统地接受西方美学、文艺学的教育,因此他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人文个性和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自由自在地发挥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但是,沈从文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成为有别于一般的所谓的文学大师的文化大师。”(王亚桥:《一代文化大师沈从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沈从文说,时间能证明一切。果不其然,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沈从文并非完美无缺,白璧无瑕。如在文学观上,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在思想上,专家治国论存在局限性,有书生意气的一面;在政治立场上,基于对政治的偏见,不党不群,20世纪40年代对共产党充满隔膜。即便是鲁迅,谁又敢说他没有一点缺点呢。鲁迅在《战士和苍蝇》中有一句名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期的社会文化环境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交织着政治的(政党的)、文化的、思想的,甚至宗派

的多元因素。现代文学研究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以今度往,以今度人。对现代作家的评价应该回到“历史场”,还原历史情境,做到知人论世,采取科学的、多元的、辩证的态度去评价人物和事件。

进入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沈从文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伴随着研究观念的创新,研究视角的多元,研究领域的拓展,沈从文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一股或隐或显的暗流,即研究中的“过度阐释”现象。如对于沈从文的小说《菜园》,有学者从作品中“白衣、白脸、心地洁白、白雪、白墙”等词汇而联想到“白色恐怖”。又如对沈从文的婚恋感情,有人认为沈从文的婚外恋对象是高青子,就断然下结论说“《边城》中的翠翠,就有高韵秀(青子)的影子,‘翠’即‘青’”。此外,还有人提出说他“恋上自己的姨妹”张充和,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方面是沈从文研究中存在的“过度阐释”现象,另一方面是沈从文研究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点。如对沈从文的杂文创作还关注不够,研究不全面、系统、深刻,亟待重视和加强。对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研究和探索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对存在争议性的问题或话题,往往需要进一步廓清迷雾,树立正确的认识。如对于刘文典奚落沈从文这一流传甚广的说法,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辟谣说,纯属子虚乌有。皖江文化研究会合肥分会会长章玉政也极力予以否定和澄清。广东学者林文俏认为刘文典奚落沈从文是假历史。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是真历史还是假历史,有必要进一步小心求证,廓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不能再以讹传讹。毕竟事关双方名誉。还原历史真相,也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和价值体现。此外,沈从文研究的史料运用,不能再仅仅拘泥于2002年版《沈从文全集》。随着近年来新的史料挖掘,对于新史料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沈从文研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总之,对于沈从文研究来说,“回到沈从文自身”才是避免过度诠释的有效途径。

拙作共分为六章、二十六节,分别从文化视野、独特视角、比较视点、多元视域、生活视界、教学视线等不同维度,对沈从文进行多角度观照,立

足于教学和阅读实际,内容涉及文本细读、古典意境论、东西方文化视角、悲剧视角、心理视角、文学地理学、反智主义、生态主义等,试图走进沈从文精彩的文学世界和幽微的心灵深处,获得新的感悟、新的体验、新的启示。但毕竟自己视野、学识和能力有限,书中不当、错讹之处难免存在,还请专家学者多多包涵、见谅和批评指正。

沈从文研究是一座富矿,我相信,永远不会开采尽。最后,我想说的是,当前鲁迅、钱钟书研究领域形成了颇具影响的“鲁学”“钱学”,沈从文研究在今天已经蔚为壮观,在未来仍具有巨大的挖掘潜力。我们也同样期待着“沈学”能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具有较为完整科学体系的学问,能够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其中,让沈从文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沈从文的文学精神和人格光芒照亮人生前进的道路。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文化视野	1
第一节 中国古典意境美学视野下的沈从文创作论	1
第二节 论西方文化对沈从文的潜隐影响	10
第三节 契合与影响:沈从文与道家文化	27
第四节 沈从文性爱小说的文化意蕴与独特审美价值	37
第二章 独特视角	46
第一节 忧郁歌者的心灵呓语	46
第二节 独特视角与话语策略下的现代文明批判	54
第三节 沈从文创作心理摭谈	75
第四节 沈从文创作蕴含的生态智慧及当代启示	91
第五节 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边城》新论	108
第六节 反智主义视域下的沈从文创作研究	115
第三章 比较视点	147
第一节 沈从文“人的重造”思想和鲁迅“立人”思想之比较 ...	147
第二节 “两极化”创作背后的分野与暗合 ——《阿 Q 正传》与《边城》之比较	156
第三节 人性的两极观照	

——沈从文、张爱玲作品之比较	163
第四节 并蒂莲花 异曲同工	
——沈从文《八骏图》与钱钟书《猫》之比较	171
第四章 多元视域	179
第一节 沈从文杂文创作论略	179
第二节 “把气力管束到学问上”	
——论沈从文的学术养成	197
第三节 沈从文“阉寺性”批判的思想内涵和独特价值	204
第四节 从男性中心视角到女性主义立场的嬗变	
——论沈从文小说《丈夫》的电影改编	213
第五章 生活视界	219
第一节 1933 年、1934 年：沈从文与周氏兄弟关系散论	219
第二节 沈从文感情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透视	229
第三节 沈从文性格气质漫谈	236
第四节 沈从文晚年的“住房”之痛	243
第六章 教学视线	250
第一节 沈从文文学教育思想与当代大学文学教育改革	250
第二节 论沈从文的艺术素养及对青年大学生的启示	259
第三节 论“沈从文精神”及对青年大学生的成才启示	264
第四节 论沈从文写作教学对当今大学写作教学的启示	273
附录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文学创作年表	280
参考资料	286
后 记	291

第一章 文化视野

第一节 中国古典意境美学视野下的 沈从文创作论

一、意境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

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意境美学是其重要范畴之一。意境美学的衍生、发展、演变和走向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而意境作为诗学范畴,最早也形成于唐代。王昌龄《诗格》中直接使用了“意境”一词。“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①在王昌龄看来,诗境是有层次的,其中“物境”“得形似”,“情境”“得其情”,“意境”“得其真矣”。“诗有三境”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意境理论的诞生。其后又被皎然、刘禹锡、司空图等人继承和发展。诗人皎然提出“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论说,影响后世深远。特别是他在《诗式》中指出“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

① 王昌龄:《诗格》,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4 页。

便逸”^①,对于诗歌立意取景颇有心得。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说,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都承前启后,进一步丰富和实践着意境美学。到了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兴趣”说和“妙悟”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②,又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③,进一步深化了认识。明清之际,王夫之通过情景关系对意境进行阐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④“情不虚景,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⑤

到了近现代时期,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师对于意境论又作了进一步阐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还区分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提出了意境营造的两种方法,“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⑥。王国维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论意境说的集大成者。宗白华认为,意境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⑦。在宗白华看来,意境有三境,第一境是“直观感相的渲染”,第二境是“活跃生命的表达”,第三境是“最高灵

① 皎然:《诗式》,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② 严羽:《沧浪诗话》,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③ 严羽:《沧浪诗话》,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④ 王夫之:《善斋诗话》,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⑤ 王夫之:《古诗评选》,见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⑥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⑦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境的启示”。宗白华又作了丰富和延伸。

意境美学并非中国古典诗学的专有范畴,它最先是一个诗学范畴,用于诗歌创作与批评,后运用到绘画及其他艺术领域。中国现代小说、散文与传统文学,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这使得它自觉不自觉地拥有了中国传统文学所追求的意境。“中国现代文学的意境是在对古典文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发展的。这让它拥有鲜明的民族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①“意境小说在小说诗学的现代转换生成中,不仅凝聚了新的审美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②以京派文学为例,京派小说特别注重意境营造,追求小说的意境之美。与20世纪30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等相比,风格独具,个性鲜明。

二、沈从文作品的意境美及其造境艺术手法

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也是现代意境小说、散文的集大成者。沈从文对现代小说意境化追求是较为自觉的。他认为“一切优秀作品的制作,离不了手与心。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培养手与心那个‘境’,一个比较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③。他有一支极富表现力的笔,善于创造出自然清新、空灵超脱、含蓄隽永、绵远悠长的独特意境。他的作品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活跃着生命律动,融风景美、风俗美和人情人性美于一炉,创造了诗化的人生梦幻和隽永的思想内涵,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概括起来,沈从文营造意境的艺术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重构要素。中国传统小说有三要素: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设置,强调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紧凑性,追求

① 辛晓玲:《中国现代小说意境研究》,201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② 刘进才:《京派小说诗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③ 沈从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沈从文文集》(第1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塑造栩栩如生、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往往被视为小说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到了近现代时期,“中国小说家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无意中选择‘情节时间’为突破口,这并非偶然。中国古典小说大都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作家们最为关注的自然是故事的布局”^①。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他的小说不注重情节架构和叙事,情节往往很简单,经过了淡化处理。他的小说也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多都不复杂,较为单纯。他最擅长环境描写,注重环境铺陈。1929年,沈从文在短篇小说集《石子船》后记里说:“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全到。也像是有意这样作,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②沈从文以极其俭省的笔墨写人,传人物之神,突破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小说《边城》情节简单、叙述凝练,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纯美的人性、淳朴的风俗相映成趣,融人性美、风俗美、自然美于一炉,从而形成独有的审美意境,将读者的思绪引入美妙的艺术空间,激荡起强烈的情感共鸣,给读者以醇厚的美感享受。“在小说体式上,他排除了废名式的晦涩和自赏,使得现代的诗体乡土小说生气勃勃,有浓厚的文化积淀、指向……它并不十分在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刻意安排,而把‘造境’作为叙事作品最高的目标。”^③

(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1934年在《情绪的体操》一文中,沈从文指出自己的文章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② 沈从文:《〈石子船〉后记》,《沈从文文集》(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③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